



建设学习型机关博学文库

中
国
古
典
肖
雁
孙熙国著

名著品评丛书

修己安人

《论语》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主
编
张加才
学术顾问
方克立

肖雁 孙熙国◎著

修己安人

《论语》



建设学习型机关博学文库
中国古典哲学名著品评丛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修己安人：《论语》/肖雁 孙熙国著.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9.8

(建设学习型机关博学文库，中国古典哲学名著品评丛书)
ISBN 978-7-80219-642-1

I . 修... II . 肖... III . ①儒家②论语—注释③论语—译文④论语—研究
IV . B22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5631号

建设学习型机关博学文库

中国古典哲学名著品评丛书 / 张加才 主编

书名 / 修己安人：《论语》

XIUJIANREN: 《LUNYU》

作者 / 肖 雁 孙熙国 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7号 (100069)

电话 / 010-63292534 63057714(发行部) 63053367(总编室)

传真 / 010-63292534

[Http://www.rendabook.com.cn](http://www.rendabook.com.cn)

E-mail: MZFZ@263.net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32 开 880 毫米×1230 毫米

印张 / 16 字数 / 450 千字

版本 / 2010 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刷 /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 ISBN 978-7-80219-642-1

定价 / 35.00元 (全套10册总定价：336.00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总序|

方光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这是一套为广大干部编写的中国哲学经典读本。

为了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党中央最近突出地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问题，号召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爱读书、勤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读书学习中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提高思想水平，增强工作能力，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精神境界。关于读书学习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列宁的名言：“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领导干部不仅要从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角度来认识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而且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通过自己好读书、善学习的自觉实践和表率作用，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知识、热爱读书的良好风气，促进全党、全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智慧的结晶和进步的阶梯。在古今中外汗牛充栋的书籍中，我们应该怎样有选择地读书呢？一般来说，领导干部最需要读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的书：为了提高思想水平，重点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认真读这方面的书；为了增强工作能力，完善知识结构，重点要读做好领导工作所必需的各种知识书籍，包括经济、法律、科技、文化、管理、国际和信息网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书籍；为了提升精神境界，则很有必要多读一些中外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经典名著，特别是本民族的传世文化经典。多读这方面的书，经常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可以提高人文素养，增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乐与精神享受的关系，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尚的人，做一个党和人民信得过的好干部。

“经”本来是指纺织物的纵线，引申为常行的道路、义理、法则。“典”是“尊藏之册”即具有典范性的书籍。所谓经典就是文化共同体中经过时间的考验而最终被人们选择和流传下来的，涵蕴着宇宙、历史、人生之常理常道的原创性的典范之作，也是人类文化中恒久的、素朴的、直探人性本源的、最有价值和意义的精华部分。阅读经典是学习和掌握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一条捷径，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如何“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呢？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多读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名著。通过经典阅读我们得到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一种文化教养、高尚的精神气质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得到的是共同体赖以生存不息地延续和发展的优质文化基因。当然这不是一日两日之功，不是浅尝辄止即可生效的，而是一个长期濡化即所谓“变化

“气质”的过程。许多个体的气质都经过学习而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那么整个社会的风气也会随之而改变。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先辈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就是包括四书五经、先秦诸子、《史记》和《资治通鉴》、唐宋诗文、四大古典小说等等在内的传世经典名著。世代中国人通过经典阅读而汲取了多方面的营养，传承了中华文化，创造了新的生活经验。它在今天也仍然是我们的干部提高自身素质、保持民族自信的一条有效途径。在各类经典中，读一点以先秦诸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对于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治国理政能力很有帮助。因为先秦诸子的哲学辩论，“皆务为治也”，即都是围绕着如何治国平天下而展开的，他们思考的问题和提出的应对之策，对今人也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策划并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

恩格斯曾经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中国哲学也有类似情况：在先秦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哲学大论辩中，差不多可以找到后世各种思想学说的胚胎和萌芽。中国哲学所关注的“究天人之际”、“探阴阳之赜”、“通古今之变”、“乐成人之道”、“求致知之方”五大问题，都在先秦哲学中有其发端并表现出多种多样的、最初的天然纯朴的形式。所以，要学习、了解中国哲学，首先必须阅读以孔、墨、老、庄、孟、荀、韩等为代表的先秦哲学原典，因为它是体认本民族的哲学智慧、进行传承和综合创新的基础。

本丛书正是力图为读者提供一套既能反映先秦哲学的整体面貌，又能体现诸子思想的个性特征及其错综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简明实用的经典读本。考虑到先秦诸子哲学文本都是用古文写成

的，编著者做了注释、今译以帮助读者疏通文字；每部著作前面都有一篇“导言”，详细介绍成书时代、著者生平、主要思想内容和历史影响；各篇章都有“题解”，带有导读的性质。这套丛书最有特色的地方，是专设佳句“品评”一栏，把那些富于哲理、影响深远的名句放在历史与现实交融的语境中来加以分析和品评，帮助读者把握其思想精义。这样，它就成为一套可读性较强的、十分便于干部自学的经典读本，在我看来，对于那些喜欢中国哲学的大学生和青年读者也很适用，可以成为引导他们进入中国哲学殿堂的入门阶梯。

本丛书的主要编著者都是中国哲学专业博士，有多年教学与科研经验的教授（研究员）。他们做这项工作的态度是很认真的，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并且能够把专业训练、学识与责任很好地结合起来，工作做得很细，处处为读者着想。首先他们自己是带着感情来品读经典、与先哲进行心灵沟通的，多有独到的心得体会，然后用平实的语言表达出来，与读者进行交流，这样就能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帮助读者更容易进入古代先哲的思想世界。一套好的经典品评丛书应能起到引渡之津梁的作用，质量要求是很高的，社会责任也重。本丛书的编著者们力图这样做了，但社会效果如何，还需接受历史实践的检验。我希望它是一套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受广大干部和青年读者欢迎的中国哲学经典品读丛书。

2009年8月9日



目 录

导 言	001
修己安人	015
第一章 学而篇	016
第二章 为政篇	033
第三章 八佾篇	054
第四章 里仁篇	077
第五章 公冶长篇	098
第六章 雍也篇	123
第七章 述而篇	149
第八章 泰伯篇	182
第九章 子罕篇	201
第十章 乡党篇	227
第十一章 先进篇	248
第十二章 颜渊篇	273
第十三章 子路篇	296



第十四章 宪问篇	324
第十五章 卫灵公篇	367
第十六章 季氏篇	402
第十七章 阳货篇	420
第十八章 微子篇	450
第十九章 子张篇	466
第二十章 尧曰篇	490
参考书目	499
后 记	501

| 导言 |

“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这是孔子的弟子子贡面对时人“子贡贤于仲尼”说法的回应。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这是后人戴在孔子头上的神圣光环。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的含蓄赞美。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这是宋人对孔子的仰慕和赞叹。

“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

这是元武宗的即位诏书中对孔子的定论之誉。

……

似乎所有的誉辞都不足以表达孔子之于中国文化的贡献。然而，孔子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孔子究竟留给了我们什么？翻开《论语》这部影响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宝典，我们将会聆听到来自智者的纶音妙语。穿越时空的隧道，先哲睿智的声音在我们的耳边回响：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仁者，爱人。”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

每一句润物无声的细语，每一个包含先哲智慧的思想似乎都在注视着我们：“来吧，让我带你去看一个新世界，访问一种新生活！”

生于公元前 551 年、卒于公元前 479 年的孔子究竟留给了我们什么？孔子思想的实质和核心是什么？这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问题。

关于孔子思想的实质与核心问题，学界曾进行过多次争论，但迄今为止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观点。蔡尚思先生在 60 年代曾撰文认为，“孔学主要是礼学”，80 年代初在他的《孔子思想体系》中又明确提出“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是礼”。匡亚明先生则认为，“仁”是孔子的哲学，也是他的伦理道德学说、政治学说、教育学说，一句话，是他的全部博大庞杂的思想体系的“一以贯之”的总纲。（见匡亚明著《孔子评传》，第 192 页，齐鲁书社 1985 年版）也有人提出，中庸是孔子思想的实质和核心（见郭碧波《孔子思想核心再认识》，载《哲学研究》1985 年第 9 期），还有人认为“忠恕”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笔者认为，中庸或忠恕在孔子思想中一般是作为一种方法来使用的，因而，不可能成为孔子思想的实质和核心。而“仁”和“礼”虽然都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但并不足以构成孔子思想的实质和核心，因为孔子

评价“仁”和“礼”的标准是以治国安民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实践，也就是“行”。“行”是孔子思想的最终目的和归宿，也是孔子方法论的根本。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吗？

我们认为，“仁”仅仅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方面。众所周知，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说到底就是教人如何成君子、做圣人，以便治国、平天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孔子建立了一套由许多环节和要素构成的伦理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比较低级的环节有“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论语·泰伯》，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因为严肃自己的容貌就可以避免别人的粗暴和懈怠；端正自己的脸色就容易使人相信；说话的时候多考虑言辞和声调，就可以避免鄙陋、粗野和错误。比较高级的一些修养环节和要素则有：“知”、“勇”、“恭”、“宽”、“惠”、“敏”、“信”、“慎”、“直”等。

更为高级的修养环节则有：“艺”、“德”、“道”、“天命”、“礼”、“仁”等。最高的修养环节则是“圣”。可见，“仁”只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一个环节和方面。孔子曾说过：“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在这里“仁”、“知”、“勇”都是做君子的条件，做到了这三点就可以“不忧”、“不惑”、“不惧”。

但是，当司马牛问君子时，孔子只是简单地说“不忧不惧”。

(《颜渊》) 同样是问君子，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回答呢？这是因为孔子在教学上特别注重“因材施教”的方法，因而当他在教导自己的弟子如何修身做人时，对于不同弟子所提出的同一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也许在孔子看来，司马牛是“知”的，而在“仁”与“勇”上或许还差了一点，因而就对“知”这一环节略而不谈，只是有针对性地说：“不忧不惧。”

应当注意的是，这里的“仁”只是成为君子的一个条件，是孔子修养论中的一个环节。在《述而》篇中，孔子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是把“仁”当作修养的一个环节和要素。在同一篇中孔子又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这里“仁”、“圣”对举，显然，二者都是孔子思想中的极高境界，要不然怎么连孔子都说“则吾岂敢”呢？即便如此，它们也都只是其修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一个要素。《周礼·大司徒》言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也是把“仁”与“圣”作为儒家修养思想的一个环节。

然而，与“仁”相比，“圣”是更高的修养环节和层次，它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最高范畴。因为子贡曾经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的回答是“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这哪仅仅是仁啊！一定是圣了。可见，“圣”是较“仁”为高的一种修养境界。所以，我们认为，“仁”只是孔子思想体系诸要素、诸环节中的一个，它不是什么最高境界，也谈不上是什么思想体系的核心。

犹有可言者，与“仁”、“圣”等范畴相比，“行”在孔子思想中具有更为根本和关键的地位，它是孔子评价“仁”与“不仁”

的标准。众所周知，孔子从不轻许人以“仁”，连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他也只是说：“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他弟子则只是“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可是，单单那个人家杀了他辅佐的公子，而他又厚着脸皮去做了人家的“相”的既不知“礼”而又“器小”、“不俭”的管仲，却被孔子称作“仁”。

对此诸家有各种不同的解说。匡亚明先生认为，这说明了“仁”和“礼”有分离的情况：既然管氏有“三归”、“有反坫”，且其“官事不摄”而又“器小”、“不俭”，可谓严重地不知“礼”，然孔子仍赞叹说：“如其仁！如其仁！”（《宪问》）“权衡轻重”，无疑“仁”是在“礼”之上的。（见匡亚明：《孔子评传》，第197页）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仁”与“礼”相分离、相矛盾的情况，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存在的，但是由此便权衡出“仁”在“礼”之上的结论，则是牵强的。那么，违礼的管仲何以如此被孔子所器重并许之以“仁”呢？

事实上，只要我们明白了孔子谈“仁”的标准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行”），这一问题就解决了。

对这一问题，连子路也曾迷惑过，他问孔子：齐桓公小白杀了他的哥哥公子纠，纠的师傅召忽自杀以报纠，但是，他的另一个师傅管仲不但活着，反而还去当了人家的“相”，这能算作是“仁”吧？孔子解释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间的盟会，停止了战争，这都是管仲的力量，管仲之“仁”正是体现在这一治国安民的实效当中，而这一点正是孔子评价一个人“仁”与不“仁”的关键。

对于管仲之“仁”，子贡也感到迷惑，孔子又为其解惑说：“管

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可见，管仲之所以被孔子称作“仁”，是因为他对上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使天下得以匡正；对下使人民百姓至于今仍蒙受其好处。如果没有管仲的话，我们都已经披头散发，沦落为衣襟向左边开的落后民族了。

因此，只要能“行”得好，“行”得国治天下平，至于是否合“礼”，就是次要的事情了。这里的要害和关键是“行”。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吗

孔子谈“礼”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

第一是伦理意义上的“礼”，第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礼”。

政治学意义上的“礼”是孔子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方略和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手段，孔子讲：“为国以礼。”（《先进》）“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

很清楚，“礼”在这里为治国的手段。孔子的意思是：如果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这又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又怎样来对待礼仪呢？可见“礼”在治国中的作用。所以，他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政”、“刑”、“德”、“礼”都是治国的手段，但“政”与“刑”是下等的为国之策，“德”与“礼”则是上等的为国之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又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子路》）

伦理学意义上的“礼”，在孔子那里首先是一种修养方式和修养境界，其次还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一个环节和要素。作为修养方式和修养境界的“礼”与“仁”相比，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如果说“仁”是从个体出发、由内而外的一种修养方式的话，那么“礼”则“自外作”（《礼记·乐记》），是由外而内的一种带有某种强制性的修养方式，因此，《礼记》云“礼也者，动于外者也。”（《祭义》）“礼所以修外也。”（《文王世事》）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修养方式和修养境界的“礼”仅仅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一个环节、一个要素。孔子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这里的“知命”、“知礼”、“知言”，都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中的环节和要素，而“礼”仅是其中之一个。

《礼记·经解》载孔子的言论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中所载孔子言论是否确实我们可暂且不论，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礼记》中，“礼”也是教人修身诸条目中的一条。

孔子还对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他在回答弟子子贡提出的问题“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时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在“仁”的方面孔子自认弗如的颜回曾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

凡此等等，都表明“礼”在孔子那里仅仅是为人立世、成为君子的条件之一。

犹有可言者，无论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礼”，还是伦理学意义上的“礼”，在孔子思想中都不具有核心地位，因为孔子谈“礼”的最终标准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孔子不是书生，他不像后世的一些“小人儒”那样，为“礼”而“礼”，孔子于“礼”是取其实效，带有明显的“行”的特点。

鲁人林放曾经就“礼之本”问教于孔子，孔子高兴地说：“大哉问！”接着便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礼记·檀弓上》也有一段话，与此可互相印证，其云：“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可见。孔子于“礼”皆取其实效，而不拘泥于外表的繁文缛节。

《阳货》篇中记载了两个故事，也说明了孔子谈“礼”的标准是治国安民的社会实践（“行”）。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公山弗扰盘据在费邑图谋造反，叫孔子去做官。孔子虽然觉得到叛乱分子那里去做事是严重地违“礼”，可是由于他以治国安民为己任，因而还是准备去。子路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孔子回答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在孔子看来，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形式上是否符合礼仪，而在于能否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他就顾不得计较公山弗扰的叛乱是否合“礼”，而只是一心想着到人家那里去推行自己的学说。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另一个叛乱分子晋国的佛肸也曾召过孔子。孔子明知佛肸违“礼”背“善”，自己若入于“危邦”，居于“乱邦”，